續世說

續世說卷第三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編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凑欲引江子一爲助

昪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昪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熈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

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

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

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絜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感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劾鞫則天不悅楊再思遽
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
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
有敕特原之令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宴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舉
著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
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
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
怒岸幘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

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戸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

外休進曰美玉位界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冐僭擬縱恣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旣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

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專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閒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仰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

歸本官案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衮不合隴州猫鼠同乳衮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猫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恐須申飭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

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栁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

乃遣其將韓旻疾趨奉天時德宗蒼黄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皇遽而回秀實自度旻之來已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

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閲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税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虢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別駕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

正直

杜亞為東都留守誣大將令狐運為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眞盜元素由是為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

不肯就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爲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鍔遺賂權倖有密旨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上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鍔命果寢史云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孫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爲中丞裴均爲僕射在班踰位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積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爪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韋貫之爲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荅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衆芴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不

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爲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對於延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鎭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甥栁玭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鎭河陽辭於內殿上

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爲元稹所間罷兵權爲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叙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行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

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封州司馬

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嘗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秋憲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禀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猶緩急相救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

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侯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襃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鎭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勉固堪大用顏杲卿爲安祿山所擒祿山面責之曰汝昨自

范陽户曹我奏為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

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黄門之怨惟登科人李
郤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
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
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
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豆羣奏屯田員
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
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
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

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不復有如君者乎韋執誼以韋素有强直名止之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僧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鑒虛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

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栁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

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爲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力陳立碑爲非詔毁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

穆宗大喜以爲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爲戸部尚書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

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
上覽表默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
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
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
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
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卿如得魏徵
矣悰佑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爲陳宏志所弒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
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
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

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詞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

敏中廳見皡爭辯方急皡舉手加額歎皡孤直
明日皡貶句容令懿宗時皡還爲禮官申抗前
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
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
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
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
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
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
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

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强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累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爾起性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

才荀能謹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雅量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惟臧盾裴之禮嶷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敕口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刼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黙啓荅曰敕見賜鴆謂客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鏗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其背顔色不異言談無輟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悦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

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婁師德同秉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

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旣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圉師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盌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敵大獲瓌寶酋將士願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皇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藥失犀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

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薦之及仁傑爲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口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

明日親入軍帳哭之甚哀娑葛感其義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館之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野處其兵遂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鄧惟恭自領州事朝廷以董晉爲汴帥晉將傔從十餘人赴鎮至鄭

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以候事勢晉云準敕赴官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深淺也

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長史久之遇赦起為忠州刺史時贄以譴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

家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
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
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
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
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
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
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
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踶
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

有餌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他人爲之怒登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以爲登過之

錢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鎮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爲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

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爾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裴度之平淮西領洄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孔述睿爲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静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

峘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爲長者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猒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强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寛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處士丁重能閲人觀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浹

旬于果登台鉉
魏銀槍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
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
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
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
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
以爲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沙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
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
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

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免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有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

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常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

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微時騎牛操

挺之事鏐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爲譏己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惱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石晉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爲晉

陽李氏贅壻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爲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

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嘗與宮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

箴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爲酒口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

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意不平

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計之說因獲雋

州闕羊表獻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栁渾雖滉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議滉曰先相公以狷察爲政不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敝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

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果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奏曰京果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閔然改

授王傳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其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高宗出獵在途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

律曰能以反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敢獵高
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伎藝褚彥回
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
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
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
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
伎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
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炎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

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遽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正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栁公權書迹愛之以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後唐豆盧革為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

農家爲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惟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石晉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大暑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第三

續世說卷第四

魯國孔平仲毅甫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

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

以還彫龍絶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

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絶倫

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

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以

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

嫵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曰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禀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旣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

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爲然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卬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蜋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

中蔞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愼絶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牛宏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彦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隋左親衛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

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常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

當坐此

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者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戮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

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顧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閲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

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以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婁師德爲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爲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

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主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為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賛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

擢賢俊卿多精鑒令之才傑爲我言之埒取筆
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内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栁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
華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
不能及興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
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
顔奏大破賊軍於洄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
擇佳壻謂其妻栁氏曰吾閲人多矣無如楊生

貴而有壽生子必有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

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燻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

路十終須被口作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嚴竟以流竄賜死

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韋南康故事韋臯參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及莊宗遇弑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寛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爲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寛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

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荅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曲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

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慭祖常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

此當先父伯不應慶及諸孫故不敢慼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雇□之雇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構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構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

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
教乎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
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
之
唐鄭善果其父誠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
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冊悲
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之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
禾復刈琅邪之稲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鄅

人籍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邪㕓閈閈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惟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黄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

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客各舉坐中物以

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

曲闌者驚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

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

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不

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

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其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

破但惜陛下法爲來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木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摇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何論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

勝

捷悟

宋文帝令到彥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口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辦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

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賾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賾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賾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棊使說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即小臣耳雖

大乃驢耳也上說其言

孫逖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製作奇巧同

甚寶之策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内黃問曰此何故名内黃李挺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内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奬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

已莊宗拊背嘉之

續世說卷第四